

凉山记(组诗节选)

□凸凹

树的海口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露珠的集结号
吹响浩大无声的喧嚣
奇迹、灿烂、运道,玩了穿越
一场没有预告的大戏
谁跟谁约起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光阴不阴,明着撒野
围着海子藏猫猫
喵一声,勾来一群牛羊
喵一声,引来一片风光
大自然的魔术不按人间法典出牌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大地起伏,像老人智慧的包浆
草木鞠多少次躬
风转多少回身
阳光的银匠
打出的全是春天的心肠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每一朵花
都发出朵洛荷的香味
写满雄鹰的祝辞
海子的浪花,浪费得不成体统
草甸不知,只管绽放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一万年的死疙瘩开了
刚出土的嫩苗苗开了
高大乔木开了,爬地灌木开了
物候手笔
朗诵出阿米子的诗篇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摄影的看了,旅游的看了
无人机看了
逢人便说
来生当牛做马
也要回到那样的远方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那一年,一棵树爱上另一棵树
丘比特的箭,像曦光弹出墨线
乱射,都有伊甸园的准头
百鸟害羞,叽叽喳喳
齐推花儿报靶

那一年,每一棵树都开花
索玛像一只紫色的头羊
一夜之间让世界变了颜色
一去不回头
只有时间不徇私情,偏给美开口子
向古老夸下青春的海口
【注】那一年指2017年。

一如既往,还是过眼烟云
在孤寂的月圆之夜
任思绪泛滥,明亮的眸子
如同白昼暖阳散发金光
乌黑的眼珠,恰似暗夜一样
或许,毫无理由的说辞只是敷衍
那些抹不去的过往,像极了
逝去的爱情

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
我将要离开你
离开这滋养我的诺敏河
最后一次听你的声音,体验
你平静中的不甘心和思想的澎湃
我支配白天,心智也逐渐趋于成熟

故乡的火把

每个人的身体中
都有一个火塘。心
是最红最美的那朵火苗
心跳不休,大小凉山起伏不休

生死围在火塘边
大小凉山八百里
最红最美的火塘,在火把的故乡
黑水河、则木河日夜流淌

最红最美那支火把,叫日都迪萨
独木成林,一支火把
点燃九百九十九座山的节庆
九百九十九条河的朵洛荷

故乡再大再小,再远再近
日子到了,荞麦熟了
跋山涉水,走村穿寨
也要来这古老的洞穴钻木取火

火把中的火把
不是吹的,又是吹的
风在深山放鹰、砍柴,风在风中
不停添火

妈妈的女儿

终于听到她的消息
一百年又一百年过去
终于听到她的消息
那是下午,普格县背后,火把广场
太阳斜斜照来
倒流的黑水河
散发出大凉山银匠古老的光亮

消息是八位女性带来的
她们彩裙飘飞,银饰叮当
唱着唱着
就唱来了她的消息
领唱者叫拉马莫什作
非遗传承人。环绕她的七彩霞光
全是清清凉亮的阿米子

这些美丽的代名词
一出场就成了朵洛荷
手舞足蹈,呼风唤雨
来了,石头、鸟儿、羊群、索玛花
来了,草原、河流、云絮和
雄鹰。那一天,万物诵念
唱词全是她的消息

我的耳朵
目光邈远,视野辽阔
看见她离开高高的大寨
离开亲亲的妈妈
每走一步,都有两道门声响起
前边开门

逝去的爱情(外一首)

□王春蕙

我学会在黑夜思考,在自我的怀抱中
想要一点补偿,那些虚掷的岁月
止步于年少的懵懂
我心头的诺敏河,有我珍贵的记忆
和唯一爱恋的梦幻

原谅我的离去,我愉悦的心
始终跟你站在一起
任何虚伪美好掩饰
都不能割舍对你的情意
缓缓水流,在我眼前奔向远方
只是,多了一只挂着白帆的小船
渐渐靠向河岸,这是你
最后一次在我的脑海浮现
河水叮咚,像极了你忧郁的怨诉

后边关门

一支火把点燃身体的血性
余生在白天的夜路上
启启闭闭,明明灭灭
头晕加眼花,青丝添白发
异乡,月亮的磨盘怎么转
也转不尽她对故乡的反刍
对妈妈的思念

我看见她从《妈妈的女儿》中走出
迈着史诗般经典的步履
向我走来
我看见
瓦洛乡一带
阿连家,那个美如天仙的女儿
窸窸窣窣,穿着雾的衣裳

那一刻,我,一个
靠写诗讨生活的大男人
流出了九个女人的泪
泪中的盐
一粒一粒,无一不是原乡的笔画
回成都好些天了
还在我没有倒回的旧历里
书写天籁,闪闪发光

瀑布的温泉

太重要了,时间的身体
必须摆在每首诗的第一行
必须用液态火塘
液态火把
一把一把拿捏,一把一把洒渡

螺髻山的热情
以一刀一刀瀑布作递进式表达
结结巴巴的地方
是流水的标点符号在打漩
在做潭

作为地标,九十九里
是看不见的
但每一滴瀑布
皆有九十九里的透明、景深
九十九里的绝响、分寸

去过很多温泉
都是平躺的。在螺髻山
遇到竖起的温泉
冰雪冠幅,火热脾性,天人合一
流得稀里哗啦

水神树立的榜样
那么美,仙
让我终于没能忍住表白
放弃俗世、奔波
泡——澡

更像临别的哀叹

远山

将色彩抽去
只留一点红,只一点点就够了
嫩嫩的绿,是你对应的色彩
行经的路途,景色缤纷
颜色太杂辨不清,枝叶如此繁茂
风透不过,让风再瘦一点吧
侧身就能穿过枝叶间隙
目光留在远山,大脑遁入空白
似乎,随时可以遗忘一切
在两只不知名鸟儿的啾鸣声中
找不到更准确的词
向时光交差

触摸这片山川的
高度与温度

(组诗)

□周越

兰尖矿

亿万年的沉睡
惊醒在六十多年前
大三线。那声高亢的召令
金沙江畔的攀枝花
自此热浪冲天

袒露,是你面对新世界
最富有的语言
奉献,你将膏腴之躯呈贡

高炉烈火锻造,开辟新中国
钒钛钢铁的史诗传奇

你的挺拔,催生一座城市的高度
你的底色,厚重一座城市的脊骨
你的胸怀,标榜一座城市的品质

仰视兰尖,山峰的海拔
是无数的矿工
用热血与汗水铸就

攀石灰石矿

与攀枝花的钢铁一起生长
近五十年的时光
这名字一直绽放着
质地洁白的光芒

大工业的快速掘进,苏铁山
像穷孩子被剥去光鲜的衣裳
瘦骨嶙峋,满面污垢

矿石之上,攀枝花苏铁年年开花
这中国特有的物种,携手
自贡恐龙、平武大熊猫
擦亮“巴蜀三宝”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攀钢人共筑绿色梦想
关闭开采的闸门,石灰石矿
退出喧闹的世界。让花草疯长
让绿树狂放
和谐生态的步履依然铿锵

江花四月天

那一江的温柔 翠得阳春水灵
两岸的凤凰花蓝花楹
沿江而行,不论逆流顺流
用唐诗宋词的铜镜,照着
倾国倾城

深山隐凤,梧桐栖凰
浸淫金沙丽水,冠带钒钛峻岭
火凤凰的羽姿蓬勃神性

三月不知细雨味
用魅摊开的薄凉弥漫
江岸,红裙铺成云
四月,温润的词汇蔓延
女子心的深境

不如归去
碧的天语伞盖而下
却怎么也说不尽
攀枝花的红与蓝
为什么步步销魂

混撒拉·芒果

二十年前,我看见你
风卷尘土
黄褐的干涩从山峦铺开
一片接一片枯槁的苞谷秆
裸露出男人的肋骨
泥巴墙边,懒散着
这小山村,梦里不知海多蓝

二十年后,我来看你
芒果以潮水的姿势上岸
漫过了眼睛的边界
绿得一塌糊涂的喧嚣
不需要什么都看明白
一个个庭院,轿车与狗
活泼山村的气息

老支书的精气神很旺:
芒果苗从海南来,芒果销往全国
山和海相牵,东与西相连
新村响亮了大世界